金色童子因緣經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金色童子經上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羣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眞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綱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揔繁形類竅鑿
昏明絶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蟄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鄣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敍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憒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縻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澤淵者哉

繼作聖教序

眞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製

高明肇分三辰方乃序其次厚載初定萬彙於以發乎端清濁之體既彰

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教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同歸於理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眞諦流於中夏洞貫千古眞實之理無以窮囊括九圍玄妙之門莫能究言乎妄想則五蘊皆空現乃眞容則一毫圓滿廣大之教豈能紀述者哉伏覩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法性周圓
仁慈普布化蠻貊則萬邦輻湊躋烝
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
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
設方便以救沈淪知法界之恢宏行
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邃字校彼眞
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
管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函龍

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玆綸仰歎由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眞正之言顯祕密精研之義讚相相乎實相論空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金像之教同規矩朕纘嗣丕構恭臨寶圖常翼翼而撫兆民每兢兢而守

先訓以至釋典尤未精詳諒其幽深

曷能探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章
懇切致意專勤以
先皇帝大闡眞風高傳佛音興前王
之墜典振覺路之頽綱欲旌
天造之功庸用廣
聖文之述作請予製序繼聖教焉自
聖考上僊追號罔息政事之外何暇

經心今已禪除思臻微奧雖幼承慈誨柰夙乏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涯莫造乎空門之閫域略敷大意以徇輿情蹄涔不足擬浴日之波尺箠豈能量昊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功者焉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 惟淨 等奉 詔譯

如是隨聞尊者大迦葉已趣圓常尊者阿難具大威德有大智慧與尊者舍利子等無有異悲心如佛普攝一切能於國城聚落方處隨彼彼處以勝方便調伏化度一切衆生乃至後時廣爲教化俱胝百千諸衆生故宣說正法而雨甘露灌注心頂周徧廣嚴大城菴羅樹園皆作利樂

是時王舍大城有一商主其名日照
居處城中財寶富饒眷屬熾盛其廣
其大攝聚增多與毗沙門天王等無
有異以富盛故娶於上族相與嬉戲
遊止娛樂久無嗣息長者眷屬心懷
渴慕極生憂惱
是時忉利天中有一天子具福威德

天報將盡五衰相現然其樂欲觀佛
出世乃至涅槃莊嚴等事求於人中
相續受生
尒時帝釋天主觀彼天子將其謝滅
樂欲觀佛莊嚴等事欲於人中相續
受生知已乃謂彼天子言汝若樂欲
人中生者汝今應知王舍城中有一
商主其名日照而彼妻室堪汝托陰

天子荅言我昔曾聞彼商主者於佛
法中而無淨信帝釋復言仁者今當
如我所作我能令彼日照商主於佛
法中深生淨信天子白言如天主語
唯然受教若彼商主與其妻室乃至
盡壽歸依三寶我當從命托彼陰中
是時帝釋天主從天中隱即於王舍
大城日照商主舍中處空而住以其

帝釋天主色相威神周帀是舍有微
妙光而爲照耀
時日照商主見是微妙光明照已深
生奇異舉熙怡目周徧四方審諦觀
察乃見帝釋天主勝相即時頭面礼
奉雙足作是白言天主我於今日快
得善利汝天聖尊降于小舍當何教

令吉祥勝事何所成辦天主荅言商
主知汝無子汝若希求有子息者汝
與妻室從今已往乃至盡壽應發淨
心歸依三寶當生貴子是時日照商
主聞是語已心意泰然踊躍歡喜作
是白言天主我等今者如尊教令從
今已往乃至盡壽同己妻室皆發淨
心歸依三寶

尒時帝釋天主爲其日照商主及彼妻室開發淨信歸依三寶已即於王舍城中隱而不現還復忉利天中彼天子宮現住其前爲彼天子一一廣宣如上事相乃至其後而彼天子於彼天中謝滅天報即於王舍城中日照商主之妻托陰胎藏聖子入胎奇相斯現時商主妻身中自然具有最

上色相威光悅意香風時來吹觸是
時國城賢女之家皆生智者復有五
種獨異之相何等爲五一者能知人
所愛樂二者能知人不愛樂三者知
時四者能知時中微細五者能知入
胎藏事入胎藏事者謂入胎時能知
所生是男是女若是男者於胎藏中

依右而住若是女者於胎藏中依左
而住是時其妻心生歡喜謂夫主言
君應當知我觀于今所懷聖子胎藏
分位漸增成長依右而住其後當生
決定是男夫主聞已加復欣悅時商
主妻其身輕舉乃舒右臂即作是言
我久時中希求子息願見子面今所
懷子若生未生我今宜應營作福事

即召主執聚以珍財隨力行施令我種族久住昌盛何以故我於前世若少若多隨行布施作福事已於今生中施名不墜亦復生生隨逐不失

尒時商主之妻胎藏漸成預知其相處于高閣安隱之所善養護之寒即隨寒而妙資養熱即隨熱而妙資養方藥攝治飲食順度苦醋甘辛鹹淡

之味悉無過極六味調勻離諸僁失
復以瓔珞莊嚴其身猶如天女而常
遊戲歡喜園中若座若床高低隨易
或履地時無諸硬澀亦不少聞不悅
意聲乃至其後胎中分位成熟圓滿
或滿八月或滿九月生一童子色相
殊麗人所樂觀端正嚴好支體成滿

身有金色光相艷赫諸分具足悦目
適心衆共瞻覩金黄色衣自然覆體
旃檀香風徧觸其身口中復出優鉢
花香童子生時長者舍中又復雨衆
妙衣所雨之衣皆悉金色迦尼迦花
繽紛而墜現如是等希有瑞相廣大
圓成
是時日照商主與其妻室并諸眷屬

見是事已咸生驚異于時商主即出
其舍住於門側自外而觀愈增欣躍
見是相已乃作是念童子誕生誠多
增長心生最上最極歡喜還入舍中
乃至其後見是童子色相殊麗端正
嚴好踊躍歡喜說伽陀曰
快哉我今得善利　快哉意願已圓成
福威德子今日生　是故我心大歡喜

說伽陀已以歡喜故復出家中殊妙
衣服普施沙門及婆羅門孤露貧者
宗里親屬以營福事
尒時童子生後已經二十一日廣為
修營衆福事已親族共議宜當立名
有親者言今此童子身有金色艶赫
光明諸親今當為此童子立名金色

衆議已定于是乃名金色童子
是時商主即爲金色童子選八女人
命爲其母二爲養育二爲洗濯二爲
乳哺二爲戲翫由是速疾長養成立
如淨蓮花淤泥中出漸當教習童子
藝能若書若筭及諸事業一爲安布
書筭即記二爲安布諸所用具三布
衣服四安布馬五布乘轝六布珍寶

七布童男八布童女如是八種廣安布已悉令觀矚驗其所好而後童子藝業成立語言明利信心清淨志意賢善自利利他具大威德善修悲行成就法欲愛念衆生智慧明了善解文論如是童子功業圓備商主尒時作是思惟令此童子福威德力衣服財寶一切圓具然我不知此福威德

其何所因豈非以我歸依三寶勝威力故此子誕生獲是勝福其後商主於佛法中轉生淨信依時如應作諸佛事

尒時王舍城中有一商主名曰離垢經泛大海獲利圓成安隱而還爲佛世尊及千二百五十苾芻眷屬普徧

清淨飯供已訖一一苾芻復以三衣而為布施于是離垢商主淨信之名充徧世間咸讚是言今此商主善為商導涉渡大海果利無虛而能於佛法中廣作勝事

時日照商主聞是言已願相習數乃起是念我若同此涉渡大海無難還者願我當以佛諸聲聞弟子之衆乃

至徧住此閻浮提以佛教勅聚爲一會我當悉以上妙飲食徧供給已復於一一苾芻各以上妙三衣周行給施作是念已具以上事告語其妻妻即荅言夫主若能有其勢用隨汝所願必能成辦

是時日照商主即於王舍城中三復振鈴徧警告已乃與五百商人眷屬

登涉大海既已得渡安處彼方時佛世尊已入涅槃其後復聞尊者大迦葉亦入涅槃乃至後時金色童子於竹林精舍聞一苾芻誦無常偈曰

若晝若夜中　或行或復住
如大河迋流　念念無停止
寢宿過是夜　壽命隨減少

猶如少水魚　斯何有其樂
此色相衰朽　病集即破壞
如羊被殺時　命去死不久
此身非久住　地等六大成
譬如曠野居　無門無關閉
此身何所樂　穢惡衆盈流
病苦所縈纏　老死常驚怖
今此穢惡身　病集即離散

得勝寂靜時　乃最上安樂

是時金色童子聞是偈已於生死中極生猒離欣樂涅槃廣多讚歎即時礼奉彼苾芻已乃發問言向聞聖者所誦偈句云何語邪苾芻荅言汝今當知此是佛語童子聞已於佛法中益生淨信乃發諦誠樂欲出家轉復肅恭於苾芻前再伸拜奉白言聖者

我今樂欲清淨出家惟願聖者悲愍
攝受令得出家苾芻荅言汝欲出家
父母聽不童子荅言未承其命苾芻
告言汝今宜應往白父母若其聽許
乃可出家童子復言如尊所教是時
金色童子深猒生死極大怖畏志樂
出家即還自舍詣其母所拜奉雙足

前白母言願母知我我今樂欲清淨出家於佛法中修正法律惟垂聽許母聞言已悚然驚懼拊膝傷歎謂其子言唯汝一子我所愛念如其意樂百種依隨云何汝今捨我出家子白母言母今當知諸有恩愛決定離散願母于今聽我出家修正法律母聞言已逼惱之心轉復增極哽咽垂涕

復謂子言子今當知勿於我前三復
斯說無令熱血自口而流其母即時
乃自思忖若今如是畢竟不能止其
意樂宜設方便以解其心乃復謂言
童子汝父淨信於佛法中廣營勝事
已涉大海非久即還汝今宜應俟父
歸復父必有命聽汝出家
是時童子於母孝奉即自思惟我若

重復啓言陳告必令我母極生逼惱
我宜從命俟父還家于是童子默然
受教
尒時金色童子以其色相嚴好殊麗
凡於四衢經遊出處衆共瞻覩觀者
無猒時童子母復作是念我子端嚴
色相殊麗衆所愛樂然我之子於世

閙法深生猒背以是緣故心常懷疑此子欻然捨我出家我今應當隨逐防衞子若去之後當生苦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孔目官臣尹元

講百法論上生經賜紫沙門臣濟政 證義

講百法論上生金剛經賜紫沙門臣清才 證義

講法華經演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善慈 證義

講南山律慈忍大師賜紫沙門臣禪定 證義

講法華經廣演大師賜紫沙門臣遇榮 綴文

左街鑒義賜紫沙門臣惠濤 證義

右街講經首座法印大師賜紫沙門臣[illegible] 證梵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譯經孔目官臣舒惟一

三司大將臣尹元

講因明唯識論仁王經賜紫沙門臣義宗證義

講因明唯識論上生經廣辯大師賜紫沙門臣善初證義

講天台教文章慈雲大師賜紫沙門臣清滿證義

講百法論上生經宣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潛政證義

講法華經演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普慈證義

講法華經廣演大師賜紫沙門呂遇榮 證義

右街講經首座講因明百法論悟空大師賜紫沙門臣慧濤 證義

左街講經首座講百法論法華經法印大師賜紫沙門臣鑒深 證義

右街講論首座講法華梵網經正因大師賜紫沙門臣志綸 證義

左街講論首座講上生經百法論清演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凝 證義

梵學慧悟大師賜紫沙門臣文一 筆受

西天北印度迦濕弥羅國演化大師賜紫沙門臣智吉祥 證梵文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流教大師賜紫沙門臣不動護 證梵義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奉 詔譯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同監譯經臣黃 元吉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監譯經臣陳 文一

[illegible]樞密副使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壹貳[illegible]之[illegible]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爾時金色童子其後常時親近有智沙門婆羅門等隨逐聽受善妙所說解脫道法或復親自書寫經典及營勝事

是時日照商主於王舍城外有一大園花果繁茂清流嚴好金色童子日往遊適或時棲處讀誦經典時王舍城中有一妓女名迦尸孫那利年少端嚴人皆欣慕

是時國主阿闍世王有一大臣其名勇戾王極

寵念多所委用於彼妓女素深染緣日日邀詣
勇戾園中嬉戲娛樂其後一時彼迦尸孫那利
女衆妙莊嚴出王舍城詣勇戾園方及路次見
金色童子亦出王舍城外詣日照園中色相殊
麗端正嚴好身有金色威光豔赫金黃色衣自
然覆體悅目適心衆共瞻覩彼女見已乃作是
念奇哉色相殊妙若此奇哉威光豔赫無比念
已卽時恣其瞻矚又復思惟世間若有具福女
人應得此子而爲其夫尠福女人彼應難得如
是丈夫嬉戲娛樂然我今者其復云何欲祈緣

契有無礙耶何以故今此童子諸丈夫中而獨殊麗我今雖復極生愛戀設何方便而獲契會卽時趣詣彼童子前注意觀覩復自思忖今此童子體性端凝具大威德棄背世間欲染邪緣趣向涅槃眞實正道我雖愛慕彼不納受我今不應於斯受恥我亦不往勇戾園中宜隨彼往所止之處言已卽時密隨童子之後

爾時童子知是事已而卽速行先入園中遣守門者關閉其門是時伽尸孫那利女隔門白言童子此何道理關閉園門我今故爲汝來至此

汝今堅不令我獲其瞻覩亦非所宜童子默然
不答時彼女人又復惟忖今此童子不出二事
一者或復畢竟不爲世欲所染二者或爲鬼魅
所著於一切處以我色相或以言說皆悉不能
獲其附近我今雖復志欲親附然斯觀覩關閉
于門縱使巧智設何等方便而終於我作其遮
止我今或復勿令知覺但俟他晨先來園中潛
伏宵止而是童子其必後來我卽進身潛相附
近時彼女人作是念已卽復旋歸入於城中是
日女人不獲造詣勇戾之園是時勇戾於自園

中竟日遊賞日時向暮彼亦不來傾望旣久還入城中卽遣使人詣彼迦尸孫那利妓女之舍謂女人言汝於今日以何緣故不至園中是時女人巧運方計答使人言汝可爲我啓白大臣我於今日風恙所縈頭目昏痛由斯事故不獲詣園使人受言未遑迴白親里近人潛已告語是日女人都無疾恙但爲往彼金色童子園中遊觀是故不來大臣園所

爾時勇戾大臣聞是語已忿恚歘生審諦思忖若此迦尸孫那利女與彼金色童子有所契會

斯實令我作無義利由是忿恚結縛於心世間
所謂女人怨縛最爲第一
是時大臣恚火燒心極爲逼惱守度是夜得至
明旦召一侍人而謂言曰汝可執劍從于我後
出王舍城詣日照園我有少緣速疾營作侍人
答言如尊旨命爾時侍人執劍隨從勇戾大臣
出王舍城入彼日照商主園已時迦尸孫那利
妓女種種嚴身亦出王舍城外詣于日照商主
之園繼踵而入時彼女人園中忽見勇戾大臣
見已驚惶投竄無地乃作是念今日大臣決定

於我大作假惡無義利事是時大臣見女人已
恚火熾然焚燒心意眉蹙額皺異相悖興即速
奔前執拽其女髮髻蓬亂覆面于地厲聲謂言
汝今來此與彼金色童子誠有要契妄謂我言
風恙縈逼巧以方計而相欺調事相若此怨縛
寧逃諒汝今時故難活命
是時迦尸孫那利妓女聞是言已苦惱自召大
生驚怖我今無復命得存耶內極悲哀垂淚號
泣從地旋起前詣大臣禮奉雙足緩發其言懇
切告白仁者悲念不應於我殞害其命女人之

身多生過失自今而後我不復作乃至盡壽誓爲婢使願以仁慈止息忿恚與我殘命使令存活時彼大臣雖聞如是悲切之言以很毒心都無聽納於其恚火轉復熾然謂侍人言汝今宜速揮以利劍斷取其頭棄置于地

時彼侍人聞是惡者猛惡言已發大戰怖乃作是念苦哉癡人極無悲愍與此女人素深染緣而何一旦以彼小罪欲害其命苦哉我今於斯人所求其養活猶如蛇毒實堪驚畏何故我於下劣人所而求依止我於諸處隨入艱險豈非

我今死時至耶或復我今顯說其言而當告白若顯說時彼或能止如斯罪業知是不正法已毀責心意又復見是女人驚懅危逼悲哀涕泣作是念已卽時合掌前白勇戾大臣言惟願仁者悲哀止息無令我作如是種類不義利事無令我作宰殺之人無令我今勇悍其意而造殺業我主仁慈願賜救護況此女人容止端嚴人所樂見王舍城中久時棲止諸方來者多人欣慕又此女人一切人衆共所愛念云何我主明慧有智於一切人所愛念處反生瞋恚願今止

息如是惡緣當免二世極重殺業無至堅執使其破壞勿令我身造斯惡行而自焚燒又此女人色相盛年衆共慈愛於仁者前悲哀逼迫以甘軟言懇切祈告我聞彼言心大戰悚又聞仁者猛惡之言欲斷其命轉增惶怖至于邊地惡人尚無勇心故害人命況乎仁者能勇害耶假使一切畜生之類見諸危逼尚起愍心況復人倫生殺害意是時侍人說伽陀曰

仁者所出非理言　我尚不欲聞其說
況復使我實所行　願今止斯極惡業

時勇戾大臣聞是說已以很恚緣堅執不捨意念差失不復本心轉增瞋恚起諸惡相勵聲謂言咄哉男子汝於此女亦深愛念以儻護心違我旨教隨處遮止不欲彼殺汝今從命殺卽爲善若不殺者汝於今時命亦不存時彼侍人覩斯執見很惡危逼乃自惟忖苦哉我今隨逐入是險惡難中我今若不從命致殺彼當決定反害我命何以故而此女人愛念素深尙欲堅害況復於我不致殺耶我若從命於此女人賢善之身揮其刃者我卽復何名丈夫耶我今寧可

於一切處壞自身命決定終不害彼女人其後
侍人別運方計卽自惟忖我今宜應執劍逃竄
若己若他必能護命念已卽時持劍奔竄迅速
其步欲出園中時勇戾大臣亦逐其後至於門
側時迦尸孫那妓女身力羸瘁餘命無幾思欲
奔竄其力無堪念已卽時勉力而起卽速前奔
至一牆界牆仞既高不能過越是處適值大臣
旋還卽時女人於阿提目多迦花林之間避走
潛伏大臣不見卽於是處周行覿矚乃見女人
在高牆側潛伏林間是時牆下先有黑蛇潛處

其穴因是出穴螫彼女人右足致傷大臣見已亦復奔走是時女人卽自思念此必大臣來害我命爾時專一唯懷死怖其後非久卽知是處爲蛇所螫是時大臣旋詣林間觀其女人瞋恚劇增心無悲愍卽復前拽彼女人身蹂踐髮髻愈增疲困苦哉女人受斯殘害氣力綿微悶絕于地是時大臣審復觀矚見是女人偃仆其地卽自思惟今此女人命已殞謝我應迴復然慮餘人窺其事狀卽時舉身越牆而度入於城內爾時王舍城中諸巡警官周行警察至日照商

主園中到已見彼金色童子出王舍城至自園內乃至復見迦尸孫那利妓女偃仆於地見已卽時極生傷愍諸臣乃共審諦觀察此何惡人無悲愍心不懼他世罪業報應深結怨縛殺害其命苦哉人倫懷斯慘毒於女人身無慈致害是時羣官周遍園中精審伺察不覩餘狀又復思忖今此女人容止端嚴素傳名譽而何此中致傷其命何等惡人造斯惡業事狀隱暗唯天所明我等今時未辯其由亦招罪咎于是羣官極生憂慼互起疑心揞頤不樂羣官又復再入

園中審細推求復覩前狀但見女人偃仆其地豈非金色童子宿業報力不能斷耶何故此女命致殞絕爾時諸巡警官互相議言今此妓女何人致殺我等園中于三審諦周行觀矚餘無事狀唯見金色童子羣官卽時召其童子而發問言今此妓女何人所殺童子答言諸官明察我於是事雖覩其狀而實不知誰人所殺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爾時諸巡警官相與議言衆所共觀今此童子儀相調善諒其不能發斯重業又復于今無餘異狀我等隨處遇斯艱苦今者云何理行其事中一人言此事狀者誠非我等所能參議國有刑司大臣掌法今宜監領童子女人詣彼詳辯衆議定已舉彼女人臥置竹輿執持童子俱詣法司

爾時勇戾大臣職當掌法與諸法官共會一處

遙見彼諸巡警官來漸至其前卽發問言汝等諸官斯來何爲有何事耶諸官答言今此女人於日照商主園中不知何人殺害其命我等審諦于三伺察於其園中唯見金色童子餘無事狀我等卽時詢童子言今此女人誰致殺耶童子答言諸官明察我於是事雖覩其狀而實不知何人所殺我等今時監領至此願賜明辯時大臣言汝等小待須臾俟當審察後詣王所求從理斷

是時掌法大臣卽詣阿闍世王宮見守門者監

護王門卽前問言王止何處復何所作守門者言王今登殿召諸宮女鼓吹歌音方當娛樂是時大臣卽於宮門求掌執者托以其事陳奏于王今有日照商主之子於自園中殺害迦尸孫那利妓女若今不受王者詔命我等諸臣莫能宰判是時掌執宮嬪速詣王所具陳上事王正娛樂未暇審詳乃勅宮嬪汝往語彼勇戾大臣宜當審細如實詳察女使受命出宣王勅令勇戾大臣等諸法官審明其事遍宣示已時勇戾大臣還復法司謂諸巡警官言汝可往召贍宰

之人令速至此到已謂言今此童子於自園中殺害迦尸孫那利妓女汝今宜往執縛其人擊鼓告令四衢巷陌普使聞知出城南門往詣棄屍林中投以鐵叉使令命絕然後同其死女置於柴積舉火焚之是時膾宰之人雖聞是命覩其金色童子色相嚴好猶如金山痛切其心互相謂曰汝等云何斯人可殺今此童子人中難得容止可觀我等雖預膾宰亦有悲心如斯輩人豈忍害耶寧使我等自壞其命終不於斯敢行刑戮

是時勇戾大臣聞膾宰人議已復作怒言汝等何故稽延時久而不速疾從其命耶

時膾宰人合掌趨前咸哀告言大臣王者願今止息我等雖預膾宰之人而亦不能勇其行事何以故今此童子色相端嚴人所愛念如何今時忍致殺耶大臣聞已轉復瞋恚告彼人言汝等若不從王命者定於今日汝等所有妻子眷屬悉同其死諸膾宰人復聞是言已咸生驚怖復相謂言今此何故掌法大臣不依正法如理而行此童子者色相嚴好人中難得堅令棄置

使害其命復謂我等若不殺者妻子眷屬悉同
其死何故我等受斯艱苦我等今時云何所行
是時諸膾宰人死怖所逼卽生計智今此童子
衆所受念宜應引詣四衢巷陌多人聚處衆觀
其事而是童子旋踵之間彼多人衆應起悲念
不忍觀矚必爲設其方計救護其後諸膾宰人
身心逼迫如切如割皆悉涕泣咸作是言苦哉
我等作何罪業如是逼切使我成辦無義利事
爾時勇戾大臣後極增恚謂膾宰言汝等何故
加復延久諸膾宰人聞是語已而悉涕泣勉抑

而爲乃詣童子執取其衣繫縛雙臂彼繫縛已勇戾大臣具觀其事卽時驅離掌法之司往詣棄屍林中時諸人衆觀者皆生別離忿恚而悉墮淚咸作是言苦哉危逼今此童子人中難得卽期殞謝詣膾宰人監執童子周行巷陌時中容緩慮其可救又復引詣闤闠之所是時王舍城中內外所居男女大小及餘方處所來人衆而悉會聚共觀金色童子執縛其臂見已咸生苦切悲念荒惑其心俱發問言此人何故如是執縛時諸膾宰哽咽悲泣答衆人言或謂此童

子殺害迦尸孫那利女故此執持將欲棄置逼
一切處衆所共聞今詣棄屍林中而後非久即
當殞謝衆人聞已咸生悲苦異口同音唱如是
言苦哉苦哉一何危逼而此童子色相端嚴衆
所樂見身支圓具有金色光悅目適心衆共瞻
覩儀相調寂智慧明利悲心具足愛念衆生常
起法欲具大威德如是之人豈可殺耶賢聖彰
明今何隱沒覆蔽正法非法熾然王者統臨現
居尊極一何如是枉横逼人
是時人衆說伽陀曰

色相謙恭復尊貴　最上增勝所莊嚴
我等如是觀復觀　殊妙愛樂昔未有
我等皆見此童子　今爲膾宰所執持
最極悲苦衆咸生　破壞摧毀諸身意
能開多人悅意目　復爲多人所愛樂
云何於此妙身中　王者嚴刑可能及
大衆若常觀矚時　彼欣樂心皆無足
云何棄己付法人　苦哉臣輔無悲愍
口中常說諸法律　隨其所說善能行
審觀如是調善人　何能起發斯罪業

此卽乃行於非法　正法隱沒或滅亡
若今運用此功能　我等咸生離散苦
時諸人衆說伽陀已城中復有諸女人衆於此
童子極生愛念是中有一類女人以別離苦所
逼惱故宛轉于地或有女人拊膝傷痛或有女
人心識癡迷一一皆如離散親子受大苦惱
是時王舍城中內外所有一切人衆以此童子
將期命殞咸生別離逼切之苦互相叫唱聲言
雜亂戰怖慞惶悲苦無救
時日照商主舍中有一童女因適衢市竊聞其

事即時悲泣速還自舍詣金色童子母所到已趨前舉身投地是時金色童子之母疑惑迷亂即發問言汝有何事宜今速說童女白言尊母當知金色童子執縛其臂膾宰監逐衆皆謂言於自園中殺彼迦尸孫那利女非久即詣棄屍林中命將殞謝四衢巷陌一切人衆咸悉聞知時童子母聞是語已憂苦極深悶絕躄地以水灑面良久乃蘇從地而起唱如是言苦哉我子苦哉我子即時戰怖驚惶失次拊膝軫悲頭髮蓬亂自舍而出奔詣四衢及諸巷陌以子別離

憂苦所逼力劣心疲舉聲叫唱凡所見者皆發
問言我子金色童子今何所在苦哉今時不見
我子汝諸仁者願賜救護願賜救護今我于今
得見其子如是悲泣周遍街巷隨處而住
是時日照商主之妻以不見其金色童子最極
憂苦所逼切故周行迷亂高聲叫唱凡所見者
而悉禮奉合掌告言願速救護願速救護乃至
我子未到林所其中容受令我得見又復告言
汝應悲念爲令我子未至破壞使我得見
時童子母發苦切言告諸人已未見子聞又復

唱言苦哉云何不見我子是時舉身自投于地盤桓宛轉地中跳躑如魚出水在枯涸地踧踖周慞不遑安處心如割切悲復增悲猶如新生犢子失其牛母多種驚惶危逼唱言苦哉我之子苦哉意所樂苦哉善忍者苦哉大孝人苦哉多願求所獲之愛子苦哉妙相人所樂觀苦哉身支圓滿具足苦哉艷赫金色之身苦哉人衆悅目瞻覩苦哉衆中開熙怡目苦哉聰利有智之者廣出無畏悅意善言苦哉廣有悲愍心者法欲具足愛念衆生苦哉最上煥耀家族苦哉

我之族中明炬苦哉我心所愛樂者苦哉我之
心中大寶苦哉我之集眞實者苦哉我之妙甘
露眼苦哉我之相續深愛苦哉我之族中大寶
苦哉苦哉云何如是掌法之官不審伺察而置
我子將殞命耶
是時童子之母重復合掌再陳哀告一切人衆
力劣心疲說伽陀曰
苦哉我今無告語　云何令我今所行
我今如夢亦如癡　逼切我心大迷亂
爲子憂苦深逼迫　最極哀危散亂心

我今懇禱一切人　數數哀聲增㴱泣
意不調寂非色容　我今都無所愛樂
我子將置棄屍林　汝等今時願救護
汝等若有悲愍心　卽有善護者功能
如我心意實所求　願今得見於我子
我今一切無所樂　紫旃檀等妙塗香
乃至多種衆莊嚴　以悲苦救悉捐棄
手釧等諸莊嚴具　今悉非我所嚴身
愛子將離困苦深　不獲抱持親撫惜
我今不復三旋繞　亦不禮奉於雙足

未曉今時以何緣　置我子於棄屍所
我觀十方皆空廓　唯覩破壞及焚燒
我心燒爇亦復然　情意癡迷無所措
速疾置於棄屍林　爲執法者所刑戮
後不復見大苦哉　爲子心中極愛樂
非我現生所作罪　必以他生有餘殃
我今爲子憂苦深　猶如猛火燒輕草
若復我心眞實者　怨亦如親無罪業
我子因緣若實時　願今脫免斯危難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土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奉　詔譯

尒時日照商主涉渡大海獲利成辦不日還復王舍大城當入城時商主忽見不吉祥相即時商主心生驚怖身極顫掉兩目瞤動其相所謂群飛聚前厲聲鳴噪商主素解其占即作是念如我今者所見之相極不祥善

決定我子金色童子有嬈亂事今應
在近如相法說必有別離于是商主
說伽陀曰

如我兩目俱眴動　群飛厲聲而鳴噪
決定我子於今時　別離之苦應在近
又若身支發顫掉　其心熱惱驚怖生
決定親子今別離　惡相同前應在近

商主說是伽陀已當其身心顫怖之

際思百千種無義利事遲疑盤旋不知所止又復惟忖我今何故來復此城乃至後時聞多人衆舉聲嘷叫商主聞是嘷叫聲時又復思念乃適四衢復見多人如被羅刹怖畏侵惱各各皆有別離苦逼居商主前乃見一人即發問言仁者今此何故事相如

是彼人答言日照商主有子其名金
色童子色相端嚴衆德圓具而彼童
子於自園中殺害迦尸孫那利女王
官不能審察是事付執法人將欲棄
置四衢巷陌衆所共聞童子非久往
棄屍林命垂殞謝
是時日照商主聞是語已以子別離

苦惱逼故即時悶絕而躃于地以水
灑面良久乃蘇扶持漸起極大號哭
流淚如雨四顧觀察作如是言苦哉
我子金色童子今在何處于是商主
速疾周行巷陌尋求乃見巳妻荒迷
散鬆拊膝悲號逼迫哀聲周行馳走
以子別離極大苦故商主見巳極生
悲惱哽咽流淚漸近其前妻見夫巳

倍復悲號憂箭射心流淚如雨速詣
夫前舉體投地于是日照商主前執
其手高聲號哭妻乃趨前虔伸拜奉
即作是言仁者夫主救我救我我今
從夫乞彼愛子願夫哀察說伽陀曰
願令夫主安慰我　我無福分無歡喜
我今與子別離時　極大苦惱徒悲泣
夫主共知子生時　若獲最上大喜者

何故愛子復于今　執持受死而非久
我子調善復少勇　多種教典悉明解
色相端嚴無比倫　大智之子將命殞
斷我大族中種姓　破我大族中根源
族中明炬大吉祥　息滅如是諸光照
我子是爲心中寶　是爲相續中深愛
我子衆中甘露眼　爲執法者將刑戮

一切皆爲子所作　失子猶如眼喪滅
集聚心寶子亦然　何故今時將破壞
夫當速疾發勤勇　爲子廣施善方便
若人能救我子時　一切珍寶我今與
我見汝子於今時　未臨刑戮餘命在
隨汝意樂及思惟　宜今速作救護事
尒時日照商主雖復以子離別憂苦
逼迫哀切然且奮警身心扶持前詣

諸人衆所合掌告言汝諸仁者咸聽
我語我於今時險惡艱難斯現所發
汝等何不少施方便放捨救護若曠
野中事難明察今在王城汝豈不見
況復我子有德顯明何故付執法人
持將刑戮汝等何不少發悲心勤力
救護云何王者多種法律不審思惟
何不勇銳其心放捨我子

時諸人衆中一荅言商主汝此童子
圓具衆德我等悉知且於今時非汝
一人獨受艱苦我等内外一切人衆
悲苦亦同然亦我等未見方便能令
童子而獲放捨是故我等心各愁憂
咸生熱惱商主復言汝諸仁者又復
應知今此童子畢竟純善悲心增劇

有大威德法欲具足愛念衆生豈於如是無義利事而能發心況復行邪願諸仁者速於今時特爲審察如是事相若或詳審而此童子事有實者此之危難願令放捨汝等人衆若於是事詳諦可成一切人衆同汝教令是故無少過失可得此外別無悲愍之心而爲發現若其然者汝等能善

愛敬有德悲心顯明汝等若發悲愍
心已應詣王所求王教令勑前臣輔
如汝所言宣示其事無復別異而可
信聽仁者當知我今爲子將其別離
畢竟艱苦能救護者我今悉與一切
珍寶惟願汝等廣施恩惠爲此童子
如理詳察
時諸人衆聞商主言具明其意互相

謂曰今此童子衆德咸具深可愛敬
即時衆中召其二三有智之人明正
理者遣詣王所具奏於王若王今時
爲金色童子勑彼臣輔令其審細重
復詳察事之虛實我等民衆以十萬
金奉上於王王從所奏時有智人詣
掌法司先勑詳辯勇庚大臣之所

尒時勇戾大臣遠見二三人來即發
問言汝等無其事緣何故來此諸人
答言我等王舍大城所居人衆哀告
仁者今此金色童子色相端嚴衆德
備具多人愛念彼將別離王舍城中
一切人民極大逼惱況復此人常樂
正法諸法律等德行具足此人無有
少分過失衆所共信王勅仁者令爲

金色童子重復審細詳辯前事我等以十萬金奉上於王日照商主亦自排備衆多珍寶而以奉之令王廣藏有所增益

時勇㑹大臣聞是語已忿恚荅言事定已久汝等何故復令詳辯又復何言與十萬金令增王藏豈我今時非理取財增王府庫汝等誠謂不知王

意汝諸人衆於一切處巧設計智欲
令王者作無義利此非方便乃是汝
等出讒謗言謗於王者若或餘事欲
令王者同斯詳辯即見多人悉皆破
壞

時勇戻大臣呵責彼等二三人已即
時呼召四類惡人所謂造作極惡業

者不忍辱者無慈愍者無悲心者召已謂言汝等今速監逐彼諸膾宰之人出於城外依我所言如王法令殺彼童子汝等勿得輒令放捨自餘臣佐或有所言亦不可放汝等若或依我教令斯即甚善若不從命起異見者我與汝等大生怨縛彼等荅言我今從命

是時四監逐官受言命已各執利劍
監逐前行時諸膾宰審慮百端運謀
方計徐緩進步執持童子迂轉四衢
周行巷陌欲令一切普使聞知乃作
是言苦哉我今作何方計令此童子
脫免斯難我等今時豈能作此無義
利事
是時四監逐官各執利劍詣諸膾宰

之前告語彼言汝等宜應如彼大臣所授言命速營其事汝等若不速出城外如彼法令殺其童子我即今時斷汝等命而彼四類極惡監逐之官各執利劒其狀可畏怒目觀視彼諸儈宰是時彼等慮其斷命咸生驚怖皆言苦哉我等今時無復方計救此

童子須宜從命而將致殺言已悲傷
滿目垂淚是時四監逐官疾遠催驅
金色童子出於城外當其童子出城
之時有無數百千人衆奔馳瞻覩傷
痛流淚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苦哉苦
哉日照商主大寶散失又此日照商
主根源上族而悉斷壞日照商主族
中明炬而將息滅日照商主族中最

上髻珠墜落日照商主清淨眼滅日照商主妙好莊嚴今悉離散日照商主心極痛傷其猶開剖日照商主體中命殞苦哉苦哉何故令此童子出於城外曠野孤迴寂寥之所盤旋宛轉無救無依今此童子於其最勝王舍城中如清淨月爲彼羅睺之所吞食又此王舍大城如空中日白晝銷

殞王舍大城所居人衆喪甘露眼迷
失方處王舍大城所居人衆相續深
愛而悉離散王舍大城所居人衆妙
好莊嚴今已廢棄王舍大城所居人
衆鬘珠墜落王舍大城所居人衆心
所愛寳今悉破壞王舍大城所居人
衆目旣喪明將何瞻覩我等今時見

是事已云何能生悅樂心意誠謂我等無所依止

尒時童子既出城已彼監逐官遣人來白勇戾大臣金色童子已出王舍大城時勇戾大臣聞已歡喜

尒時先所來者其二三人聞是事已愁憂不樂寂然無依還訪城中先同議者彼彼人衆具陳上事彼諸人衆

聞已愁憂寂無依托互相議言汝等
應知我之國主阿闍世王是惡王者
不遵正理昔害父命今作非法以其
有德色相端嚴衆所愛念勝智之人
而令殺害苦哉王者極無悲愍苦哉
王者不知有德王及臣輔無勝知見
何故不令依正法律審細詳辯以勝
善人輕爲棄捨又或時數使其然哉

正法隱陷增長非法於濁時中信惡人語故令有德極善之人生别離苦苦哉苦哉深無義利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孔目官臣舒惟一
三司大將臣尹元
講百法論上生經金剛經明恩大師賜紫沙門臣清才證義
講百法論上生經宣教大師賜紫沙門臣齊政證義
講法華經演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善慈證義
講南山律慈忍大師賜紫沙門臣禪定證義
講法華經廣演大師賜紫沙門臣遇榮綴文
右街講經首座講因明百法論悟空大師賜紫沙門臣棲濤證義

左街講經首座講百法論法華經法印大師賜紫沙門臣 鑒深 證義

右街講論首座講法華經梵網經正因大師賜紫沙門臣 志純 證義

左街講論首座講上生經百法論清演大師賜紫沙門臣 法凝 證義

梵學慧悟大師賜紫沙門臣 文一 筆受

西天北印度迦弥 羅國演化大師賜紫沙門臣 忍吉祥 證梵文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演教大師賜紫沙門臣 不動護 證梵義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 惟淨 奉 詔譯

入內內侍省內侍 高班同監譯經臣 黃 允吉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五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奉　詔譯

尒時日照商主聞說如是多種事已心意破壞極大憂苦之所逼惱悶絕躃地以水灑面良久乃蘇徐坐涕泣發如是言苦哉苦哉我唯一子今將命殞言已又復舉聲號哭說伽陀曰

苦哉我子熙怡眼　苦哉族中大莊嚴

我爲汝父福尠微　爲害汝故大號哭
我爲汝故心離散　于今迷轉於諸方
與汝別離火熾然　苦哉焚燒我心意
汝是調善有智人　增上愛樂悲愍者
我爲汝父極惡人　招汝今時多厄難
汝子當日初生時　我獲喜樂無等比
而今與汝將別離　憂火燒心極炎熾
苦哉王者及臣輔　無悲愍心無分別

見斯具足法律人　不能爲此審詳辯
苦哉大國爲人主　無悲愍心具顯彰
不能如是審詳明　因汝輕棄於我子
世間最勝賢善人　終不隱昧於心意
有德之子衆所知　爲害汝故大號哭
此大城隍諸聖賢　于今離散當何在
照燭如是有德人　臨刑戮時願放捨

帝釋天主并護世　及餘大威德諸天
咸願少開悲愍心　今爲我子善救護
大力成就禁戒仙　及餘寂默諸仙等
頂礼爲開悲愍心　今爲我子作救護
尒時日照商主說是伽陀已善慧忽
生乃自惟忖我今悲號唐捐無益我
聞有佛世尊功德無量普盡世間同

一親愛起大悲心隨念而應彼佛世
尊諸無主者爲作主宰無救護者爲
作救護無歸投者爲作歸投無趣向
者爲作趣向又佛世尊世間一切難
苦險難逼惱衆生彼等常生極大怖
畏我佛慈悲善爲救度如彼海中涉
渡商客遇摩竭大魚極生怖畏當怖
畏時彼思念佛而佛應念即爲救度

又如央掘摩羅殺害千人唯一不殺而後欲殺其母母怖斷命佛以方便善爲救度又如宿世怨縛强力受夜叉身所謂曠野夜叉執持夜叉等爲飲食故行於世間殺害無數百千衆生是諸夜叉食人血肉貪其惡味噂哷舐掠現惡舌相竪長利牙蹙頞醜面近逼於人甚可怖畏彼等衆生佛

善救度彼佛世尊善爲我子度斯艱
苦若佛世尊以大悲心最上愛念諸
衆生者惟願自然知我所念日照商
主作是念時其傍有一信善優婆塞
商主問言仁者今佛世尊當何所在
時優婆塞即審思念佛世尊已涕淚
悲泣哽咽其聲即說伽陀荅商主言

今此世間大尊師　能與世間最上樂
於諸世間同一親　彼佛大師已入滅
無明照者作明照　無歸向者爲所歸
佛日光明已暗冥　油盡燈然所不及
是時日照商主聞佛世尊已入涅槃
倍復悲苦憂箭射心悶絕躃地以水
灑面良久乃蘇扶持漸起向佛世尊
涅槃方處高聲號哭說伽陀曰

苦哉法王一切智　能除過失衆怨聚
今已棄捨無歸人　世尊已滅我何作
苦哉最上勝所行　一切衆生同一愛
悉能和合諸別離　導師開示涅槃路
苦哉云何此世間　無明蓋覆於淨眼
衆生若離於世尊　生死輪轉無窮盡
佛從寂滅道中來　最上悲愍大勇猛
若此世間今無依　復何主宰爲依怙

一切皆從正法生　從法出生諸佛子

佛子今已離世間　復有何人作依怙

衆生多種眞實意　佛能拔苦悉圓成

開明衆生所愛周　還復虛空歸寂默

一切人衆皆同等　聞佛所說勇銳生

今佛世尊已涅槃　復有何人宣正法

苦哉世間人天等　悉無光明皆破壞

聖尊出世最極難　佛大牟尼今已逝
聞佛聖尊已涅槃　所愛正法亦隨滅
一切衆生樂法深　復有何人善施作
悲心一味大無畏　大悲愍者所依止
一切功德普能成　滅已後復何所得
何名三界作利益　所謂發起大悲心
悲愍即是眞實智　平等依止於捨行
苦哉佛大功德寶　經俱胝劫所積集

依止難地即銷亡　所有正法亦隳墜
世尊導師離世間　苦哉無明所闇蔽
此世此生險難中　勤力所成皆破壞
大哉最勝即佛寶　一何今時悉離散
深可傷悲諸世間　發起一切破壞事
佛滅苾芻衆亦空　譬如群牛失其母
諸有智者覩斯縁　誰不心生大悲惱
全身委地伸敬奉　頂礼世尊離塵足

佛日光明已暗冥　我等後無所歸向
無常大事極慘毒　一切衆生平等受
佛亦今時被汝侵　故令我今無救護
八正道法如妙藥　能治煩惱病根源
大師大悲大醫王　于今亦隨無常數
苦哉無悲極迅速　世尊慈父已入滅
一切世間悉暗冥　何人爲開明照眼

苦哉世尊已入滅　我子心實將不還
今子臨當刑戮時　願佛來救斯厄難
世尊普救諸苦惱　一切最勝所歸趣
我子無依命欲亡　惟願今時垂救度
若我今日得善利　如大威德之所說
令我諸愛不散離　是即獲得最上語

日照商主以如是等悲切語言說伽陀已復謂優婆塞言佛諸弟子大聲

聞中佛以教法付何人已入般涅槃優婆塞言商主諦聽我佛世尊以其教法付囑尊者大迦葉已入般涅槃彼尊者大迦葉如世尊勑以其教法付囑尊者阿難已次入涅槃今時即是尊者阿難大威德者任持教法而彼尊者悲心如佛能於彼彼國城聚落一切方處調伏攝化一切衆生於

衆生中若有未種諸善根者方便攝化令種善根已能積集一切善根得相續者使令成熟已能成熟諸善根者使其得度若有縈纏煩惱病者爲說正法勝甘露藥令其除愈猶如醫王又爲一切煩惱黑暗所覆衆生宣說正法清淨光明破煩惱暗譬如日

天出語光明和合調順狀俱母陀花開發可愛猶如月天常以正法教授調伏諸小國王如轉輪聖王以自智慧勝妙辯才攝伏一切邪異外道群鹿之衆猶如師子指示法律開導一切猶如導師廣為衆生宣說正法增益法財猶如商主普令一切種植善種覆蔭增長猶如大雲教示損益猶

如父母諸有一切難調衆生善爲調伏未得度者令其得度未安隱者令得安隱未涅槃者令住涅槃一切險惡艱苦逼迫彼彼衆生大怖畏者令其脫免總略而言彼聖尊者有大威力一切佛事皆悉能作隨念能應如汝今時子之厄難隨汝所念能爲救度

尒時日照商主聞是語已如還命人宛轉驚惶即作是言仁者彼尊者阿難今在何處優婆塞言商主尊者阿難今在毗耶離城菴羅樹園如是言已日照商主即起恭敬膝輪著地向毗耶離城合掌頂礼滿目淚流作是白言尊者大慈我子今時有別離苦

憂惱逼迫無所伸告我今罄以極切心誠悲泣哀祈尊者阿難願垂救護即時商主說伽陀曰

今此尊者最勝上　衆生心意悉明解
如意如願普能知　願今聽我說是事
我佛世尊已入滅　佛諸弟子有大威
尊者多聞無等倫　能持如來清淨教
善安慰我逼惱心　復爲世間所歸向

常樂利益於衆生　願今觀察如是事
今時我子以何緣　云何如是將致害
我今危逼子無依　願師威神作救護
若或聖者不住世　無復可得利衆生
信善之人欲害時　非師何人能放捨
留身住世利群品　能善任持佛正法
現前應起悲愍心　攝受救護於我子
我諸方計無所成　今無歸趣復無救

父子同陷憂泥中　尊者悲心願提拔
我今悚怖深啓告　師利世間餘何有
釋迦牟尼師所言　今如闇中現光照
唯除尊者作善利　餘復無人能救護
惟願尊者速降臨　應起悲心救我子
爲子憂心如怨執　惡人侵嬈難堪任
我及妻子悉無依　願歡喜尊施歡喜

日照商主說是伽陀時尊者阿難悲心增益晝三夜三即爲思念以聲聞中所得天眼普觀世間何法是增何法是減何者險惡何者難苦何者逼迫何者具有險惡艱苦逼迫等事何者微小何者漸增何者廣大何者惡趣道中我當提拔何者天中善趣及解脫道我當安立何者欲泥所陷沒

處我當親手隨與拔除何者遠離聖財我當令其聖財增廣尊者阿難常爲衆生如是觀察與尊者舍利子等無有異

即時尊者以淨天眼觀彼金色童子昔種善根勝行成熟然爲險惡艱苦逼惱縈纏見已即時尊者乃舒如象王臂速於國主阿闍世王所居宮闈

殿宇之上隱身不現但於空中彈指
警覺其王尒時方處殿中歡娛沉惑
忽聞空中有聲作如是言大王汝作
不善彼金色童子都無過失王自不
能審細詳察今時遣出王舍大城詣
棄屍林中而令棄置將欲殺害大王
宜令速止斯事

尒時阿闍世王聞其空中尊者阿難
語已即速旋動驚懼頂礼尊者阿難
乃起于殿舉發大聲普告四方作如
是言汝等審聽速往棄屍林中宣示
我語彼金色童子當勿殺害速宜放
捨汝等衆中能往告者我當出彼金
藏而賜於汝及當與汝五大聚落
時多人衆聞王宣示人所愛念金色

童子令其放捨時百千人奔走而出競欲告語當如是時四監逐官同諸膾宰驅行金色童子已到棄屍林中時彼迦尸孫那利女有自親識知友具以種種青黃赤白妙好之衣而為莊嚴安布轝乘入棄屍林中時彼知識於是方處聚積其柴欲布柴籠是時諸膾宰言汝等于今未宜安布

所用紫籠小待須臾當俟我等爲其
童子安布叉已我即殺之然後以此
金色童子與彼迦尸孫那利女同處
焚燒如是言已時諸膾宰即舉其叉
安之在地
尒時金色童子觀見彼叉既在地已
即思念母極大逼切滿目垂淚我今

與母即見別離我母今時在何方處
我母昔時或於中夜失其懷抱暫不
見我即生極苦又念我母唯我一子
今既別離母命何存苦哉我今實無
福力招感於母與我別離子母今時
俱受大苦時諸膾宰開掘於地將立
其叉互相議言汝諸膾宰何人能爲
金色童子舉叉安立互各推排汝當

安立中一人言我今頭痛風恙所侵
不能舉立中一人言我今背痛一言
我今兩脇疼痛一言我今腹有所痛
彼諸膾宰各言所苦互欲避之不忍
施作無義利事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五